

怀念黄明信先生

怀念黄明信先生

黄润华

初次见到黄明信老先生的大名，是在1973年，那时我刚从湖北咸宁“五七”干校回到馆里开始大学毕业后首次的图书馆业务工作。我在《五体清文鉴》影印本的最后看到附录的《有关五体清文鉴的一些历史材料》一文，对《五体清文鉴》的来龙去脉作了考订，全文不足五千字却说得十分周详，再加上文后的注释和“一体至五体清文鉴内容比较表”，俨然一篇完整严谨的学术论文，言简意赅，没有一点水分。文章后面署名“黄明信，1957年8月”。黄明信是何人？我问于道泉先生。当时于老每周都要到组里一两次。于老简单作了介绍。他现在哪里？我急切地问。山西长治。干什么呢？劳改。沉默。许久，我说要是他能到馆里就好了。于老沉默了。

几年以后，一次于老来馆，兴奋地告诉我黄老先生平反了，很快会调进北图，我心里高兴极了。但黄老只是关系进了图书馆，人却被“抢走”了。藏学中心在成都有个藏文大藏经对勘局，汇聚了一批藏学的饱学之士，当时正在编撰《藏汉大辞典》，黄老藏学造诣颇深，名声在外，早被“盯”上了。1980年11月，我与薛英、冀亚平两位同事去四川出差，专门到对勘局拜访黄老先生，那天好像是星期日，黄老特别高兴，陪同我们游览了文殊院，并做东请我们吃了文殊院特有的素餐。记得每份5元，怕我们不够，又多买了一份。5元能吃饱吃好，今天的年轻人或许有点不相信，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8元在成都附近的绵阳能养活三口之家。

黄老自成都回京不久，民族宫图书馆开始对馆藏藏文古籍进行编目整理，民族宫领导又

^① 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。

慕名而来，由宫主任带领图书馆馆长、副馆长登门相邀，丁志刚馆长亲自接待并拍板同意，黄老在民族宫图书馆整理藏文古籍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当时馆里有人对此有意见，认为费了大劲调进黄老却都在外面工作，其实这种看法有点片面。作为著名的专家，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对整个事业而言是有利的，作为国家图书馆（当时称北图）的专家在外工作，也是给国图增光添彩的事，国家图书馆的水平和作用很多方面是通过具体的人来体现的。

黄老在国图的藏文古籍收集整理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他主持编写的《北京图书馆藏文古旧图书著录条例说明》成为藏文古籍编目的重要指导性文件。他在藏文古籍征集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曾陪同黄老去塔尔寺、拉卜楞寺了解、征集藏文古籍。1981年8月我们去青海塔尔寺。经过“文革”浩劫后，塔尔寺重新恢复藏文古籍雕版印刷，我们前往一是实地了解情况，二是订购图书。记得当时寺管会的主持人一位活佛知道黄老的学术地位，特地在其驻锡地接待我们，给予很高的礼遇，在具体工作中也给予种种方便，使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。甘南的拉卜楞寺是黄老学习藏文的主要场所，他在此苦学8年并取得“绕降巴”格西学位。我陪黄老去拉卜楞寺，对他而言，离别几十年，白云苍狗，物是人非，旧地重游，感慨万千。他望着远处的山峦喃喃地说：当年山上都是森林呵！他曾居住的宿舍，一片低矮的平房，不少已经倾圮。

拉卜楞寺是重要的藏文古籍收藏中心之一，此行与寺院管理方面就古籍编目复制等项工作的合作进行了探讨，但因后来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，未能继续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国家民委启动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纂工作，藏文古籍数量众多，延续久远，是此项工作的重点之一。为此成立了七省市自治区协作领导小组，具体领导该项工作。当时有的领导提出全部提要编纂工作要在2008年奥运会前完成。2004年在北京开藏文协作会议时，好几个省的相关领导根据几年来的工作进展情况，对此目标产生了怀疑，但不敢公开说。会议快结束前，黄老为首的三位专家在台上回答与会者的问题，有人提出2008年能否完成藏文古籍的任务，黄老首先毫不迟疑地回答不可能，其他两位专家也说完成不了。当时气氛有点尴尬，但会下很多人表示，专家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。我对黄老不唯上只唯实的态度十分钦佩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2006年在哲蚌寺参观五世达赖的私人图书馆，看到那里浩瀚的藏文古籍，一种对藏文化的敬畏之感油然而生。正好那位领导同志也在场，他表示2008年完成藏文古籍编目看来是不可能的。对这位领导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也很欣赏，我想他的转变与黄老的逆耳忠言不无关系吧。

黄老与我同住一楼，一直到前两年，只要天气好，无论寒暑，每天都可以在楼下的小运动场见到他的身影。早先是他一个人，后几年有看护人员陪同。每次见面我都向他打招呼，有时还开几句玩笑。看着他转腰弯腿，活动四肢，还认真地蹬车轮，我感到他的身体里面充满了坚毅的生命力，不管是三伏的暑热还是三九的寒风都挡不住他。这种对健康的追求，对生命的呼唤，让我深深感动。黄老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，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流，不管是面对荣誉还是屈辱，都能泰然处之。在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，还是奋力在锻炼，争取健康的生活和生命的持续，这需要一颗多么强大的内心！

黄老走了，我深深地怀念他！

2017年6月9日

（原载《中国藏学》2017年第3期）